

雪里蕻 (下)

□陈健全

不过，老是单就雪里蕻，滋味有点“寡”，得肉，方才香且溢清。想来，该是那肚中枯燥，望肉止渴吧。巴望着，切碎的雪里蕻，饱吸五花肉的油脂，润泽芳香，却又油而不腻，最能下饭。而绝妙的，莫过于雪菜烧黄鱼。记得儿时，有年初夏，爸爸去了趟启东，带回一句顺口溜——“三天弗吃腌滷汤，脚骨郎里酥汪汪”不算，并非老饕的他，竟夸赞起启海美食——雪菜黄鱼，说是好吃得交关。红烧黄鱼，添加腌制的雪菜，小煮；或是雪菜与黄鱼，煨白汤，味道鲜极了。瞧我们口水汪汪，妈妈禁不住去丰乐桥西水产店买了黄花鱼归家，如法炮制，果真奇妙鲜味。趁热吃，一嚼到口，鲜得掉眉毛。那顿雪菜烧黄鱼，不知为什么，离乡三十余载，余韵仍在舌尖绵延。

还别说，不少菜品，如是因为雪里蕻“添鲜配”，真好比“天仙配”，引无数食客竞相折腰。读过黄裳《马先生汤》一文的都知道，现代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就曾独创“马先生汤”，又叫“三白汤”，以菜、笋、豆腐做主料，配以雪里蕻等二十余种佐料烧制而成。据说，此汤烧制后味极鲜美。所谓“马先生汤”，竟成北京中山公园长美轩的名菜，十客九饮，其实还不是真正的马先生三白汤。个中诀窍，马叙伦在《石屋余渚》中说：“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红为要品。”

说到这里，又想起有道姑苏名菜——咸齏豆瓣汤。早年在苏大读研时都没听说，还是前年秋在宁波，逛鄞州雪菜博物馆时得知的。单闻菜名，再家常不过，以为就是雪里蕻咸菜和蚕豆瓣做的汤。忆往昔，雪菜豆瓣汤稠。长冬至春，尤其落雪天，常不离口。但此菜恰是苏州隐逸文化的典型案例。它真正的用料，除了普通的雪菜，“豆瓣”则是塘鳢鱼眼下腮边的蒜瓣肉。这或是应了汪曾祺先生所言：“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之故吧。论其格调，信是匠心独具的逸品。据说，上世纪70年代初，叶剑英元帅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州，接风宴上的一道“咸齏豆瓣汤”，令他意犹未尽，能不忆江南？数月后，当西哈努克亲王邀法国友人重访苏州时，竟主动要这道汤。

前不久，我于太湖边的一农家乐尝到雪菜昂刺鱼汤，滋味就鲜美无比，那“咸齏豆瓣汤”何尝不可想而知？这雪里蕻，让人感念不已的是，无论做主菜，还是佐料，善莫大焉。且想起黄裳称道“三白汤”时所言：“用人人可得的材料，调制出人人喜欢的食物，这工作，不重要的是，简直可以说是神圣的。”对此，我深以为然。

夜色更沉，雪花飘着，还有霏霏的雨。咬得吾乡菜根香，不由添了一碗粥，既饱且暖。夜来，搜得白居易一首诗，言及青芥（雪里蕻），那诗味甚合口味，让人知味：“白屋炊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相伴食，斋罢一瓯茶。”



吴香洲诗画

吴天的鹞子 (故事)

□赵宏建

那天在村东头，翠翠靠在吴天的身上，说，天哥，你娶我吧，我爹明天又催我去后村相亲了。他敢？吴天眼睛一瞪，你爹明明知道我俩好，偏偏要拆散我们，你爹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翠翠跳了起来，手一伸，拿来。拿什么？彩礼呀！翠翠嘴一撇。等我把九竹铃风筝卖了，不就有钱了。翠翠笑了，哄鬼呢？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谁买鹞子放？你，你，吴天被呛得说不出话。翠翠嘟着嘴说，反正明天我要去后村王老财家去相亲。好，去吧，去吧。吴天说道。第二天，媒人把翠翠领到王家。老婆子仔细打量了翠翠，乐得一双眉毛要飞，偷偷对王老财说，啧啧，你看那丫头长得真美，但王老财的老婆突然进来了……

一只张牙舞爪的鹞子飞在王家屋顶空中，接上了天风，天风急，鹞子上的大嘴子大嗓子一齐响起，像炸开了锅。邪门的是，王老财摆在桌子上的碗盆突然呜呜地叫着。真是闹鬼了！王老财的老婆气着说。村头，吴天四仰八叉躺在大杨树下，树上拴着鹞子绳。翠翠和媒人走到跟前，吴天问，怎么这一会儿的时间就打转了，王老财也太抠门了，茶也没留你们喝一口？翠翠眼睛狠狠地剌

了他一下，吴天转过脸，偷偷地笑。翠翠嫁给了吴天，吴天做了货郎，走村串户卖点针头线脑的，勉强度日。这天，吴天正在家歇息，村里的保长带了一个人进来，保长介绍说，这位是日本的藤野先生，久仰吴师傅风筝手艺，特来学习。吴天摇头说，小玩意，瞎捣鼓，上不了台面。藤野操着中国话说，吴先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鄙人十分仰慕。听说吴先生家传的板鹞天一绝，请先生不吝赐教，价钱好商量。吴天冷笑道，价钱好商量，你们日本人侵占了中华的土地，和谁商量过……保长见状，悄悄地拉着吴天到旁边说，吴师傅呀，日本人可惹不起呀，不就教个扎风筝嘛……你不替自己想想，也替全村人想想呀。藤野阴笑，吴先生，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三天后，请你到黄家市炮楼来，如若不来，后果自负。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吴天见状，陷入了沉思。翠翠抱着儿子从房间走出来问，天哥，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准备咋办？吴天说，让我先想想吧。约莫过了几个时辰，吴天吩咐翠翠准备三天的饭，饭做好了，就带孩子去亲戚家避避吧。翠翠问他想干什么，吴天拉着翠翠的手说，事到如今，躲是躲不了，我一个人去，你只要能保住吴家的香火，你就是我们吴家的恩人。翠翠做好饭，收拾好行李，带着儿子，挥泪告别了吴天。

吴天把大门紧闭。三天后，他才走出家门，只见他面容枯槁，双目通红。而他的身后，是用牛车拖的一只巨型龙形风筝，长逾三米，高约四米。只见此龙竹子作骨，外糊彩绢，栩栩如生。到了炮楼门口，藤野正等着。吴天说，藤野先生，我来教你做风筝了，这是一个样品，是我熬了几宿做出来的，用的就是我吴家祖传的板鹞技艺，不光能飞能响还能动，更绝的是还可以喷火，我给它取名火龙鹞子。藤野大喜说，快，放给我看。吴天说，你多叫些人来，这么大一风筝，我一个人拉不动。藤野连忙叫了炮楼的十几名士兵出来，士兵奋力拉着，火龙鹞子慢慢伸展开来，吴天点燃火龙嘴里的引线，只见火龙喷出了火苗，摇头摆尾渐渐飞上了天空，突然，只听一声巨响，山崩地裂，火龙爆炸了，炮楼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十多名士兵也死的死，伤的伤。藤野倒在地上，拔出手枪连连射向吴天，吴天倒在血泊中，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4只鸟

□张平美

排行老三的是一只黑领椋鸟。幼年血统里不大具备学舌的基因偏数它嘴碎似乎想表达什么，又苦于无能力因而显得急躁但它有一身耐看的羽毛，形态优美我把它当成一个气度不凡的雅士弥补命运中某种缺失事实它性格刚烈，凛然不可接近

擅长学舌的鹤哥最年长我给它起名“妹妹”或者“戴鸭舌帽的小小少年”高兴了呱唧几句唐诗高兴了哼唧几句民谣，我听高兴了从站架上扑腾到我身边，让我爱抚喜欢听它模仿我的声音腔调大声呼唤我的名字，说爱我我跟它学会：退而求其次的生活态度

娇小美丽的芙蓉。银铃般的歌喉把日子唱得流光溢彩。把天唱黑又唱白

它们三个本该自由和自然里来去却只能在我的掌控之下束手束脚的活着相比之下我稍显自由。但我也有撞不破的樊笼。生而为人谁不被一根隐形的绳索所牵制谁都会因此而招来骂名，而不被青睐而我常常将自己当成它们的同类对于自由和飞翔的渴念，毫不逊色



怡心



博学

刘翔豪

讲文明·树新风
JIANGWENMING SHUXINFENG

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